

拍攝緬甸蠻荒實況

電影《冰毒》最後兩分鐘，是一頭瘦骨嶙峋的牛，四條腿遭五花大綁，兩隻黑眼珠被嚇得凸了出來；牛還喘着粗氣時，頸骨便啪一聲給扭斷，喉嚨被破開，溫熱的血汨汨流滿了鏡頭。隔着電腦屏幕也看不下去，我眯起雙眼，自齒縫間吸一口氣，一股腥臊充斥肺葉。這裏不是緬甸，我定一定神；這裏是銅鑼灣一家精品酒店，空氣是帶點刺鼻的香薰油味道。導演這齣戲的人叫趙德胤，今年將憑此片代表台灣，出征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。而他來自緬甸，**移民台灣**；在緬甸時他拿的是手槍，去替被人砍了一刀的姐夫報仇；在台灣他用的是電影，去重現緬甸最赤裸的真實：「我們是在緬甸那種社會混出來的人，是知識分子，也是激進分子。我的認知裏沒有吵架這個字，要不就打架，即是你們所說的野蠻，所以連拍戲，都是瘋狂的去拍。」很多評論認為《冰毒》的結局過分血腥，電影大師貝托魯奇則形容為「冷靜、殘酷卻很優雅」，李安也特別趕去紐約的翠貝卡影展，只為看其首映。趙德胤自己則這樣看：「這段結局比起在緬甸發生的事，還不算殘忍。」

趙德胤給我遞上卡片，一望見卡片上兩行像煞英文「c」的緬文，我忍不住低呼一聲：「我剛去了緬甸一個月，回來兩個幾星期，再看到這個文字覺得很眼熟。」他瞪一瞪眼睛：「怎麼能去一個月？」我像是他鄉遇故知：「所以帶着一身病回來了。」

那個討厭的緬甸要回來先要離開

然後他的眼睛落在我的左邊面，臉上受感染的皮膚，就是自緬甸帶回來的其中一個病，皮膚科醫生也看不好，但我覺得這個江湖郎中似乎有料到。接着這個導演開始診症：「你吃了什麼藥？現在是惡化了還是改善了？夠三星期了嗎？其間有沒有發燒？沒有？那應該只單純是皮膚表層的過敏，毛囊炎，緬甸太髒了，水也不好什麼？你還在河裏洗澡？水裏有蟲的呀，你們外國人受不了的！《冰毒》我們拍了十天，由台灣去的工作人員全部病倒了，每天都拉肚子，病足十天。年幾前我回緬甸拍另一部戲，病到我以為自己真的要死了，最後跨境去泰國醫病。回台灣後身上都長了庖，去照超聲波，才發現肚子裏生了蟲。外國人是受不了的，我都受不了。」他頓一頓，再說了一句：「連我去緬甸，都會討厭。」

他討厭自己活了一整個童年的地方，因此當初想盡一切辦法要逃到台灣念大學，學成後又不住返回緬甸透過拍電影來緩解鄉愁，那是多麼矛盾的感情。趙德胤不過三十二歲，但長如鐵軌的回憶，令他變成一個老頭。

家鄉，不離開永遠無望

那是緬甸北部的Lashio，趙德胤在那裏住到十六歲。他拍過的好幾部戲，全都在Lashio 偏北的地方取材。我當日乘的一輛跑全國主要幹線的大巴，最後一個站就是Lashio。那是最近中緬邊境之處，住着最多的中國華僑，我曾因為反正閒着而打算多乘七、八小時車晃去那裏看看，但賣票人的表情告訴我那裏幾乎沒有什麼，所以我就是沒去到那一站。「

小時候和現在，Lashio 也是一樣，沒變過。我是家裏的么子，二哥二姐都到泰國打工，兄姐曾經以為打工養我，我的生活就會愈來愈好。但最後他們都覺得如果你不離開這個地方，人生大概就沒有希望，待在這裏，生活永遠不會變好。」

販毒賺大錢被拉也光榮

趙德胤很會讀書，成績總是最好的，但從沒有同學或老師因此而誇過他；班上有些同學家裏販毒，因此買得起車子，又能吃得好，同學都羨慕，連老師都尊敬他們：「很多人父親因販毒被拉了坐牢，也不是禁忌，還很光榮的，因為有錢啊。當整個社會都窮，價值觀也就偏差了。」

他每晚睡覺前，都希望明天一早醒來全世界都改變了，一切重新開始：「我每一天對所有的生活現狀都不滿意，天天都想改變。改變一定要冒險，冒險去賺錢，任何可以賺錢的事我都會做。如果我沒去台灣，我長大後一定會

販毒，我一定會幹非法的事，因為我自小那種想要賺錢去改變的心太強了，我會不惜一切的。」

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六日，趙德胤終於離開了他很討厭的緬甸。那年他十六歲，家裏花了一個月的生活費（大概港紙八塊錢），買來一張台灣學校入學試的報名表，他從六千個報考者中考上頭五十名，獲台灣學校取錄。家裏再花了半年時間籌錢，終於籌措了約二萬元港紙，用來「送」給層層疊疊的官員，最終辦好一本去台灣的緬甸護照。「護照七月十五號發下來，我十六號急不及待即刻要離開了。」

僅帶二百美元到台灣買個希望

他十六歲，帶着二百美元，承載着母親和四名兄姐的盼望，一個人到達台灣機場，行李裏放了一套全家人省吃儉用給他買來的最上好的西裝：「我們以為外國人無時無刻都穿西裝的。」那天他跟自己講了一句說話，就是他來台灣的目的，不是念書，是賺錢，只有賺到了錢，生命才能改變。

翌日去到學校，他被告知要交一千美元的學費，他的賺錢生涯也就正式開始了。「我去做地盤，也去做廚房，打工為主，上學為副。」一直到他考上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修讀設計，為的就是有多些時間打工賺錢。「我連畢業功課為什麼會交上了一齣短片，也是因為拿攝錄機去替人家拍婚禮賺錢，才興起了拍片交功課的念頭。」

他那齣畢業作品《白鴿》獲選為系裏的第一名，並憑此晉身釜山影展、哥本哈根影展、里昂影展等，取得台灣國際學生電影金獅獎，從此受到注目。「一路走來，我不過為了生存。我去台灣之前連一齣電影也沒有看過。我的人生直到二十三歲，賺夠了錢給家裏蓋了一個房子，Lashio的家終於有了可以住得人的房子，家裏很好了，我才覺得我一直給錢困擾的問題終於結束了。我的人生開始可以做一些跟錢沒太大關係的東西了，也意味着人生另一種痛苦的開始，就是你閒着沒事就胡思亂想。」說着他的眼睛又落在我的左臉，我那一塊受了感染的皮膚，他打趣道：「就像你也是想得太多吧，才會想到走去緬甸一些不毛之地體驗人生。」

拍片解答想不通的人性問題

從那個時候開始，趙德胤一直在拍緬甸一種最赤裸的真實，有關貧窮的、有關毒禍的：

「去到一個地步我停不下來，我需要拍這個電影，去解答我想不通的人性的問題。你知道嗎？我拍的片去過這麼多國家的電影節，但電影節根本不需要我，裏面厲害的導演太多了，他們不需要一個緬甸的。就像你的報紙，你今日不出來訪問我，大家都仍然可以活得好好，可能只是你需要這個東西，你需要透過這個東西去表達一種你的想法。我在情感上也是這樣需要電影，它讓我把自己的一點東西表達出來。」

同學際遇比電影更戲劇性

每一齣電影，都是他心裏一種鄉愁。這個斷言自己如果沒去台灣、留在緬甸終必會販毒的人，最後因着上天的一絲憐憫，把他的人留着再遣送去當導演，大概也是人生的一種安排，否則電影《冰毒》的現實，將無從告訴世人。他說：「我國中那一屆有七十個學生，當中三十人做了毒品生意，另外五個人犯了事被槍斃死了，有四人因嗑藥死掉，十幾個人現正在坐牢。」這個畢業班同學的際遇，比他拍的電影還更有戲劇性。

最恐怖拍片體驗拍玉礦場染病險死

他剛出爐的新片《挖玉石的人》，現正於荷蘭電影節首映，被譽為亞洲版的血鑽石，那是他待在緬甸最北部綿延百公里的玉礦場的紀錄片。拍那個戲他每天跟挖玉工人一同吃一同睡一同拉，就此染了大病，幾乎死掉，最後他跨境去了泰國看醫生：「留在緬甸看醫生怕會死得更快。」他說那是他經歷過最恐怖的拍攝體驗，異常惡劣的地方，氣溫只有兩三度的山區，方圓百公里也沒地方有熱水，他大半個月沒洗澡，某一天聽人家說兩個小時車程外有一家店子，那裏可給你燒熱水洗澡，他立即就騎摩托車去了。「去到才知道，每逢一月他們才會幫人燒水，我急得大嚷你每個月人工多少，我付你一個月薪水你只要燒一點熱水給我。最後因為機器的問題，爐不能開，我再騎兩個小時車返家。」

千千萬萬礦工悲歌

趙德胤沒多說為何他對玉礦場情有獨鍾，要在那個危險的戰區堅持一年拍了這部紀錄片。但其實他的大哥曾冒險到玉礦場挖玉石，希望為家裏圖點大錢，趙德胤每日都期盼大哥會否挖到一塊真正漂亮的綠玉，而最後大哥就如其他千千萬萬個礦工一樣，玉沒挖成，卻染了一身毒癮回家。

在緬甸對抗是一定流血

形容自己骨子裏野蠻的趙德胤，曾經因為在玉礦場工作的姐夫，被一個小混混用刀砍了一刀，而號召了幾個軍人朋友，帶着手槍和武器去報仇，還不過是五六年前的事。而手槍當然是靠嚇的，但他那伙人也真的用槍托把混混打倒地上，結黨逞兇的事跡瞬間在家鄉流傳，他卻說這種名聲可保護家人平安。惡人天不怕地不怕，卻竟然跟記者說，香港雨傘運動的新聞片段讓他看不下去。「

我們在緬甸長大看過好多社會運動，要對抗就一定死人流血，這樣歷史才會留下紀錄，當下才會有影響。這種就是我們給教育出來的野蠻。」因此當他看着香港人幹嘛上街抗議遭警方追打，卻毫不還手的時候，他就覺得困惑：「如果我去參加這些運動，一定藏一根棍子，警察一動我，我立刻就回打他。我們在緬甸上街，棍子、頭盔是必備，你怎能不帶武器？」

他知道自己緬甸式的野蠻，因此台灣反中、或者是佔領立法院，他心裏非常支持，他從來避免評論，也不敢現身。「我們這種人一去就有危險了，所以我跟台灣的導演是這樣說，如果你們反中要打雜，一定算我一份，如果你們只去吵架，就不要預我。反正我不怕講大陸的壞話，大陸就是把最劣質的食品、醫療用品等運到緬甸去，造成了全國社會都面臨的很大的健康問題。」

文 / 鄭美姿圖 / 李紹昌、網上圖片